

胡/舒/立/经/济/报/道/文/集

*Reform
X
Years
Romance* 改革
沒有浪漫曲

新华出版社



Reform Bears No Romance

REFORM BEARS NO ROMANCE

胡舒立 著

改革没有浪漫曲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没有浪漫曲/胡舒立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8

ISBN 7-5011-2599-6

I . 改… II . 胡… III . 新闻-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N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726 号

改革没有浪漫曲

REFORM BEARS NO ROMANCE

胡舒立 著

BY HU SHULI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插页 2 张 245,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2599-6/G · 980 定价: 8.00 元

序

丁东生

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业。然而他们面对着的都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生活的现实，都肩负着传播真理、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责任。他们都要向社会进行调查，都要开动机器思考，弄明事情的底细。他们手中都拿着笔……。

既然从事不同的社会职业，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理所当然地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会各有所长。经济学家在他钻研的领域中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对他正在做的课题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系统的研究。社会要求经济学家的是发表经过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独立见解，不这样，就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在专门和深入方面见长。经济记者同社会有广泛的联系，接触的经济问题也比较广泛。他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新动向新问题有敏锐的感觉。社会要求于经济记

者的是对新事物迅速地报道出来，经济记者不能因为对应该报道的事物事先缺乏准备而拒绝尽自己的职责。他们只能运用自己所能利用的短促时间，紧张而不可能从容地去学习研究写作。经济记者也常反映社会公众的思想和感情，提出问题促使人们思考。他们在写一个又一个报道中提高自己。经济记者在宽广和敏捷方面见长。

以上所写只是一般而言，不应作绝对地理解。不论经济学家或经济记者，他们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我还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中国经济状况变化得特别快，问题特别多，经济学家们来不及都拿出成熟的看法，迫使经济记者也不得不独立思考，甚至不得不进行系统的观察并努力学习有关经济学基础知识。经济记者虽然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发表本人的主张，但是从所写的报道中表露出他的倾向和见解。阅读胡舒立的某些报道时，我就常感到有一定的深度而且有某种新意。学者们曾经对新闻记者有过不那么恭敬的说法，比如恩格斯就使用过新闻记者式的浅薄这样的语言。我不敢说现在人们观察问题发表见解都那么深刻。浅薄在有些新闻记者或者经济学家那里有时也在所难免。但是我观察到恩格斯说的那句话对于我国许多经济记者来说是不适合的。

尽管对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的一般看法不应该绝对化，但终究各有所长，从而彼此互补互助。由于我国经济学家对改革起过而且正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的言论也就受到经济记者们的重视。胡舒立的这本集子就收入多篇对资深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专访，而经济学家要发挥其对改革重要科学力量兼舆论力量的作用也要依靠经济记者。我本人还有这样一种体会，在研究现

实经济问题时，经济记者为我准备经过他们选择、提炼和整理过的可靠的研究资料。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间的互补互助是多方面的，而且正在开辟更多的渠道。

当然不论经济学家或经济记者都会有个人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不同的性格经历和努力。胡舒立在经济记者中是属于思想活跃、看问题尖锐、写作敏捷、文字娴熟者中的一员。平时和这本文集都给我这种印象。她的这个集子中的作品，是她从自己1992年6月到1994年6月两年中间写的东西中选出来的，她告诉我她觉得它们已经主要不是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报道，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性思考的记载。我同意她的这个看法，而且赞成她在这里使用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我想这里“理性思考”的主体，既包括她访问过的经济学家，也包括她自己，而且还包括她广泛接触的中青年一代。我祝贺这本《改革没有浪漫曲》的出版。

1994年6月19日

目录

序/于光远

上篇：经济观察

1994：改革没有浪漫曲	(3)
未来比现实更理性	(27)
北京商界：肥水将流谁家田	(36)
商界竞争：何谓现代意识？	(41)
保税区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47)
东方夏威夷不是梦	(53)
艰难腾跃大西南	(56)
香港发钞行的底蕴	(65)
以平常心走万里路	(68)
“中策现象”是与非	(75)

中篇：专家访谈

市场经济姓什么

——于光远专访	(101)
---------	-------

燥动中的冷静与冷静中的燥动
记者的现代意识
改革不相信浪漫

市场经济：世界与中国

- 高尚全专访 (106)
关于金融改革的对话 (111)
 吴敬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12)
 范恒山：在变革中建立秩序 (117)
 赵海宽：让国有银行跨入市场 (122)
 比尔·戴维森、高希均：不能放慢脚步 (126)
 经叔平：权力经济状况必须改变 (129)
 杜润生：走出“放则乱一收则死”怪圈 (134)
又适改革潮起时
 ——经济学家吴敬琏专访 (140)
迎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家林毅夫专访 (147)
国家控股 企业自营
 ——经济学家唐家焜专访 (154)
通胀也有临界点
 ——经济学家李拉亚专访 (159)
初识“人民股份制”
 ——意大利著名学者瓦洛里专访 (166)
中国需要现代银行制度
 ——德国经济学家李普专访 (171)
蜜月才刚刚开始
 ——韩国经济学家林东升专访 (175)

与时代对话与未来对话
记者何以成为学者
中国需要理性与激情

道琼斯与信息产业

- 道琼斯总裁彼得·凯恩专访 (179)
构筑艺术的商业殿堂
——皮尔·卡丹专访 (184)
海南：大特区究竟“特”在哪里
——海南省省长刘剑峰采访录 (189)
贵州：被遗忘的角落？
——贵州省常务副省长张树魁采访录 (196)

下篇：时事聚焦

- 纽柯克：中国复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 (205)
龙永图：中国复关节拍有序 (208)
GATT：中国要买多贵的“门票”？ (216)
萨瑟兰：所余时间已非常有限 (220)
萨瑟兰印象记 (227)
中国复关路上稳步前行
——龙永图纵论中国复关新进展 (232)
中美关系的两种视角 (239)
克林顿上台——中美关系会倒退吗？
.....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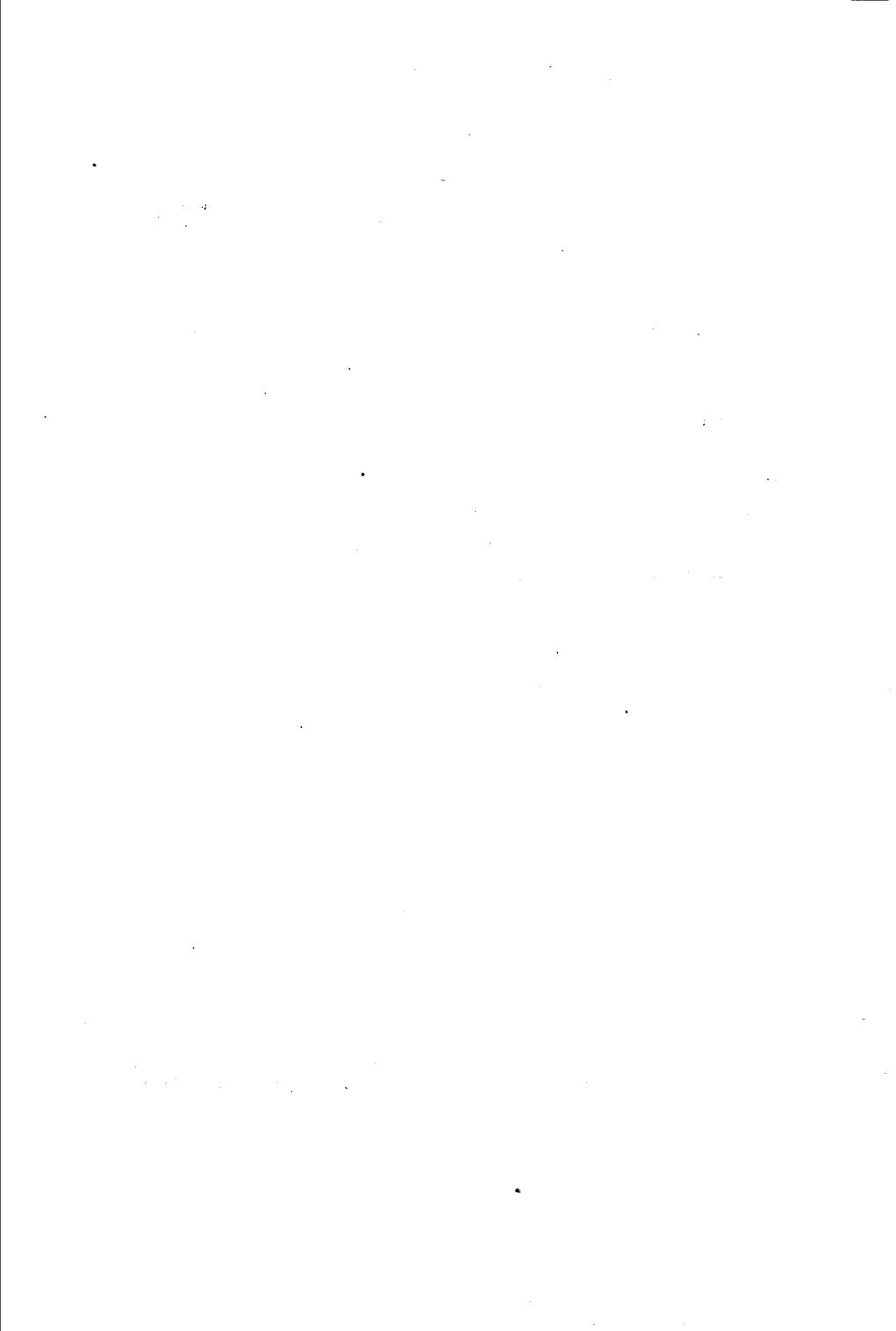
坐着火箭追赶救护车
记者永恒的冲动
公众有权知道真情

- “银河号”事件以后的中美关系
——知名学者哈里·哈丁访谈 (249)
- 将美中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专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廉 (258)
- 中美经贸：升温还是撤火
——三位中、美专家与记者的对话 (265)
- “政经连环套”必须抛开
——赵耀东、于寨先—席谈 (271)
- 经济被列为头牌
——从“唐邱唯商”看“汪事会谈”的冲击波
..... (274)
- 第一次握手
——汪事会谈日志 (281)
- 能事何需急
——谈“汪事会谈”在经济层面的收获 (294)
- 互补互利的内涵
——再谈“汪事会谈”在经济层面的收获 ... (297)
- 汪事会谈题外有音 (300)
- 汪事会谈轶事 (303)
- 并不浪漫的追求
——写在最后的心语 (310)

上篇

经济观察

ECONOMIC OBSERVATION



1994：改革没有浪漫曲

——关于新一轮改革风险预期的采访札记

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走入1994年，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心情兴奋激动，却又有些沉重。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年前问世的，报章上的言论多以“宏伟蓝图”、“进军号角”等

等各种豪迈的字眼尽书其伟大。不过就在常人为这些必要的评论所振奋时，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在真正领悟了《决定》的内涵和意义之后，开始考虑其操作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了。

是谁说的？中国的改革从此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而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

理性——市场经济的灵魂

“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决定》这样讲。

加快发展，理论上和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很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深入人心了。加快改革呢？

要知道，中国的改革一直是个渐进的过程，从农村渐入城市，从特区、沿海渐入内地，从个体、乡镇、外资企业的创办渐入国有企业机制转换，从部分商品价格放开渐入指令性计划取消……

改革改了十五年，潮涨潮落，逶迤曲折，创造着举世瞩目的奇迹，推动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却也伴生出那么多让人痛心的顽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近半年来，在北京的各种经济学家的研讨会、座谈会上，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列举了目前双轨制并行的改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代价之一：经济忽冷忽热，收死放乱。

代价之二：国有资产流失，腐败蔓延。

代价之三：城乡差别扩大，分配不均。

代价之四：金融秩序混乱，泡沫泛起。

算得细些，当然还有代价之五、之六、之七、之八乃至之二十。每一条，都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甚至可以写出一本大书。

恐怕还没有哪个改革者认为代价是不必要的。恐怕并没有谁幻想开出一张神奇药方，希求今后我们的改革不再付代价。

不过，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际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以任意性和腐败为特征的经济生活无序状态绝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恰恰是其反面，把发展市场经济想象成理所当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含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它包括微观经济组织的理性活动和社会宏观机制、法律构架的合理化和理性化。

不管双轨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离开旧体制有多远，它如果不能以理性主义原则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就至多只是市场经济扭曲的雏型。

正因为此，那些清醒的经济学家们才在充分肯定过去改革成绩的同时，那么殷切地期盼、那么强烈地呼吁加快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改革。

有些话是说得相当尖锐的。比如杜润生，这位八十岁的中国国土研究会会长在去年夏天就对记者说，必须从现在开始考虑双轨制并轨的问题。双轨制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但世界上任何好事都有负面。现在要有计划、有目标、自觉地加快从双轨制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步伐。否则再反复几次，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就不大了。

还有范恒山，这个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经济学博士，曾在不久前以年轻人的血性和才气向记者直抒己见：现在双重体制对峙并存导致的摩擦和留下的漏洞已使负效应开始盖过改革带来的正效应，从而到了可以忍受的改革成本的“极限”。能否尽快走出这个“极限”，已成为改革事业成与败间不容迟疑的选择！

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及其附属文件是一组很长的

文字，经济学家们在概括《决定》提出的总体改革任务时，使用了不同的用语，或称“双轨制并轨”，或称“全面配套改革”，或称“关键领域的改革”，或称“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宏观政策环境”。比起报章上那些“大桥”、“蓝图”、“号角”之类激动人心的赞颂语，可能还是学者们这些切实中肯的表述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决定》的实质和眼前改革任务的艰巨。“加快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提出来的，绝不能将其理解为一般的号召了。

那么，新一轮改革的攻坚战，还是渐进式改革吗？

有人这样解释：今天的改革仍需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战略应合理继承。但在以“攻坚碰硬”为基本特点的现阶段，过分强调渐进和稳定，就会贻误战机，人为延长过渡时期，最终增加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必须抓住关键环节，把握住有利时机进行突破。

仔细读《决定》，有这样的说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明白了。

“过热”还是过虑？

中央全会闭幕后不久，一个细雨绵绵的傍晚。在北师大教工宿舍的教授楼里，吴敬琏教授正在伏案修改他为《中华工商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走好第一步”。

现任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的吴敬琏四天前刚从韩国归来，抵京当晚就给工商时报总编辑丁望拨通了电话。这位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甚至在旅途中仍然在思考，在《决定》问世以后，关键

性的第一步该怎么走。

他首先想到的是经济环境。

在他看来，为了保证已经定下来的改革措施能付诸实施，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创造和保持一个好的经济环境，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否则，很可能使新的改革出台伊始便迈不开步子，最终失去推进改革的大好时机，使人抱憾终生。

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同看法。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共同从事的一项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中国在1993年夏季开始的宏观调控之后，1994年的经济“软着陆”有几种可能的前途：

第一结果：各项调控措施力度掌握得当，上下协调一致，使经济过热势头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率也降低到10%左右。在相对紧的经济环境中，加大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稳过渡到稳定增长期，并能持续若干年。

第二结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过度紧缩造成经济增长过分失速，出现经济“硬着陆”。虽然投资规模和物价上涨被控制住了，但没有将调控的重点放到调整和优化结构方面。这种做法不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失，而且还将成为下一轮重新“过热”的出发点。

第三结果：由于回避结构调整的矛盾，在经济减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压力下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在地方和企业的一片叫苦声中优柔寡断，为刺激经济回升匆匆放松银根和投资规模控制，放松货币发行闸口，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早反弹，通货膨胀重现，最终使决策部门不得不以“急刹车”调整压缩。

专家们在分析中说，目前第一种结果是所希望的，第二种结果短期内不会变为现实，需要警惕的是出现第三种经济过早反弹的结果。